



魔法无法

——外国文学阅读手记

李庆西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魔法无法

——外国文学阅读手记

李庆西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无法:外国文学阅读手记 / 李庆西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4
ISBN 7-5320-9472-3

I. 魔... II. 李... III. 作品-文学评论-外国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320 号

魔法无法

——外国文学阅读手记
李庆西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61,000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ISBN 7-5320-9472-3/I·0052

定价: (软精)32.00 元

目录

“翻了个儿的世界”

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3

爱与污秽或是凄若

塞林格《九故事》····· 8

后殖民时代的“无物之阵”

奈保尔《米格尔街》····· 12

魔法与故事

纳博科夫《菲雅尔塔的春天》····· 17

忧伤的故事里没有愤怒

莫泊桑短篇小说····· 20

叙述在复制中展开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 24

“众声喧哗”的历史投影

皮利尼亚克《红木》····· 28

小说是一种印象

哈代短篇小说····· 33

从悲抑无奈到温情抚慰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和《Novelle》····· 38

一切聪明和愚蠢的念头尽在其中	
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41
对抗：人与自然或是现代法理	
杰克·伦敦的“北方小说”	46
“上帝把健忘作为看门人……”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人性的，太人性的》	51
男女私情背后的生活秩序	
劳伦斯《你抚摸了我》和《狐》	55
寻找“新的光源”	
劳伦斯散文	60
精神追寻中的自我审判	
康拉德《黑暗的心》	65
孤独人生的梦幻之旅	
茨威格短篇小说	70
理想·智慧·文化良知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74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卡夫卡《城堡》	79
鬼影幢幢的江湖语境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84
自我迷失的生命存在	
安部公房《砂女》	88
简约与克制铸成的悲剧美感	
施托姆《茵梦湖》	93
越情违俗的希腊化风格	
梅里美《高龙巴》和《卡门》	97

用错位的感觉审视世间荒唐	
马克·吐温小说	102
旧文本演绎今生今世	
泰戈尔短篇小说	107
感觉·襟怀·终极思考	
泰戈尔散文	111
小人物的泪与笑	
欧·亨利短篇小说	115
没有悬念而悬疑重重	
马尔克斯短篇小说	119
扪心自问（一）	
卡内蒂《迷惘》	124
扪心自问（二）	
弗里茨《毕德曼与纵火犯》	128
早年的“愤青”	
格雷厄姆·格林《布莱顿硬糖》	132
戏说“奴隶规则”	
拉格维尔斯《侏儒》	137
自由就是孤独	
索尔·贝娄《挂起来的人》和《赫索格》	141
走出荒谬之后	
马尔罗《王家大道》	145
得到的还是失去的	
沃依诺维奇《我要做个正直的人》	149
符号世界中的假面派对	
阿巴纳勒《有本事来抓我吧》	153

乌苏里的“内部”文本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156

当理想成为回忆……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161

自我感觉良好的回忆录

海明威《流动的圣节》····· 165

青春生命力的表达

考利《流放者的归来》、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171

寻找手稿

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

索尔·贝娄《贡萨加诗稿》

莫洛亚《传记》····· 175

“英雄”的变迁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179

艺术如何成为一种奢侈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183

推开恐怖之门

库切《等待野蛮人》····· 188

青年约翰的歧路彷徨

库切《青春》····· 192

叙事圈套中的精神陷阱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196

魔法无法

——外国文学阅读手记



左图 爱伦堡说，巴别尔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写作(1933)

中图 《红色骑兵军》英文版(W.W.Norton 2003)

右图 巴别尔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日记是写作《红色骑兵军》的素材，现在这部日记已在欧美出了好几种本子。这是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的版本。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

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在斯大林“肃反”期间他因“参与托派活动”和“充当西方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1940年左右在狱中罹难。

“翻了个儿的世界”

巴别尔《红色骑兵军》

读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地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像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



骑兵军的经历也许使巴别尔对马匹有特殊的感情（1931）

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辘辘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掠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1919年至1920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

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三十多则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散兵游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



苏联画家鲍里斯·艾菲摩夫为《红色骑兵军》中的《我的第一只鹅》绘制的漫画插图（20世纪30年代初）

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观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来得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为“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展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



1911年前后，巴别尔是敖德萨商业学校的学生。



1922年，离开了骑兵军的巴别尔。

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孜孜追寻的哲理目标。



巴别尔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左）在一部影片的拍摄现场（1936）



塞林格 (1919—)

塞林格的尊容难得一见。他的照片只在1951年出版的《麦田守望者》的头三版的封面上登过。此后要弄到一张他的近照就十分困难。据说还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法国一家报纸在介绍塞林格时，竟错将与他同姓的白宫新闻秘书的照片登了上去。

爱与污秽或是凄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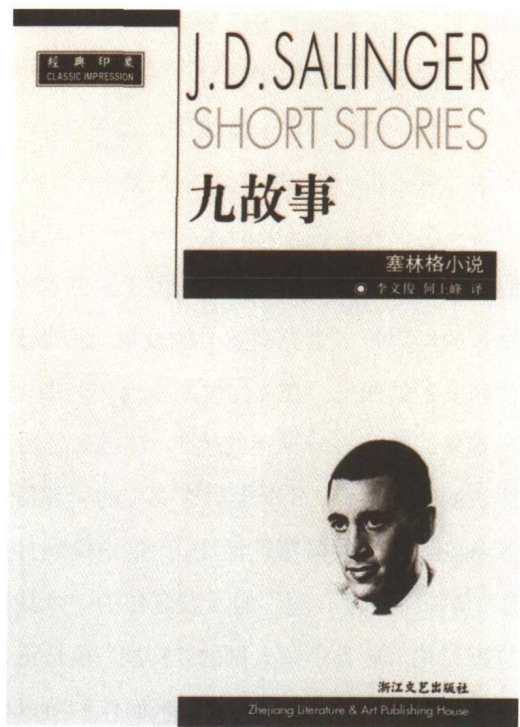
塞林格《九故事》

跟许多大作家一样，塞林格也是靠长篇成名，拿短篇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麦田守望者》，而艺术上真正玩到家的却是《九故事》——这本由九个不成系列的短篇小说组成的薄薄的集子，从哪方面来看都显出炉火纯青的成色，塞林格在这里所表现的艺术均衡感，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短篇大师。当然，小说家讲究的均衡绝非各种技巧的平均使用，按雅正的标准是看能否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涵括丰富幽邃的话语含义，这需要把握某些对立性的叙述法则。通常，读来轻松的作品多半别无玄意，而深具意蕴的东西则难免行文艰涩，作品的“可读性”与“可解读性”很多时候是形影相随地绑在一处。《九故事》在这上头显然拧了个劲儿，那般极其顺溜也极具感染力的文字不会给人带来任何阅读障碍，可实际上却很难解读。塞林格能够把二者弄成有趣的对立关系，本事真是很大。

这薄薄的书中确有一大堆谜团。《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边的西摩为什么要自杀，这就是一个问题。《笑面人》中酋长与赫德森小姐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那若有若无的爱情是否真是爱情也颇费猜解。还有《下到小船

里》，一个才四岁大的孩子成天要往外边跑，莫非在躲避什么？至于《特迪》一篇扑朔迷离的事情就更多了，那个习惯沉思冥想的男孩本身就很奇怪，他不知怎么进入了根本不是孩童所拥有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塞林格这些作品写到的孩童几乎都有着某种异秉，像《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里边的拉蒙娜，像《为埃斯米而作》里边的查尔斯，也都给人怪怪的甚至是荒诞的感觉。小女孩拉蒙娜居然有一个自己虚

构的小情人吉米，“生着一双绿眼睛，黑头发，没有雀斑，有一把剑……”她每天伴着这个吉米，一块儿吃东西，一块儿玩耍，睡觉时竟生怕翻身把吉米给压着。很难说这想像中包含着何种喻意或暗示，面对此中的层层迷雾，许多研究者只能隔靴搔痒地往远处扯去，未敢强作解人。不过，评论家布拉德伯利所著的《美国现代小说论》一书对《九故事》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作者）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这个解释其实就是那个名叫特迪的小男孩想要申述的意思。特迪跟人谈到情感与认识，谈到教育问题，认为他的父母“似乎无法按我们本来的面目来爱我们”……在他看来，



《九故事》中译本，李文俊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自从亚当吃了那只苹果之后，人类就让逻辑那玩意儿给套牢了，所以他总要叫人“把苹果呕吐出来”。

借孩子的叛逆性来颠覆成人世界，可以说是塞林格那些故事的灵魂，为此他经常采用一种约略对称的叙述模式，在庸碌的凡俗生活中相映成趣地嵌入另一个世界。在《笑面人》中，一边是酋长、赫德森小姐和棒球队的孩子，一边是关于“笑面人”的段子。在《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小女孩的幻想是一个充满童心的爱巢，而她母亲及其女友的人生则是混合着污秽和凄苦的回忆。在《为埃斯米而作》中，X军士与少女埃斯米的短暂交往有着梦幻般的心醉神迷的感觉，转过来是另一对男女用感情夸张的书信往来构筑的虚假世界。Z军士写给女友的所有信件皆由X军士捉刀或是润色，这本身隐含着一种颠覆性话语，而信中提到打死一只野猫的事情更惹出一番闹剧，他那位研读心理学的女友竟作为一个战地心理个案召来教授和全班学生进行讨论，这类小题大做的“狗屁”事情正是塞林格所要揭示的成人世界精神腐败的真实案例。《为埃斯米而作》可以说是《九故事》里写得最好的一篇，尤其是涉及X军士和埃斯米的情感关系的描述，每一句话都透着古典作品的沉郁风范，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小说结尾处，收到少女寄来那只硕大的军用手表，他看着邮途中震碎的表壳玻璃，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份爱与凄苦的含义了，因为有过太多的污秽。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dark ink, reading "J.D. Salinger"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at the end.

塞林格的签名